于道而已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詩曰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非能通天下之志何能一見而寫人之心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天道上行而火炎上所以為同人天道徧覆於族无
分也於物无擇也火性明察君子於是以類族辨物
也族之不類物之不辯皆比而同之則何異乎墨子
之尚同哉亦不能與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而揚善人之大情好善而惡惡順乎天之休命則順乎人之大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内有可交之德而无交焉必外无可交之人也外有可交之人而无交焉必在已无可交之德也大有尚賢之世非天下无可交之人於是時而獨无交焉則於可交之德為有害矣然而體乾之德而非有咎也故匪咎者疑乎有咎猶疑為冦而稱匪冦也知艱則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或以德下人或以功下人乃所謂謙也非有德也非有功也是宜為人下非謙意也初六以盛德下人非宜為人下者於是稱君子為謙謙因其可以涉難而有功故曰用涉大川吉牧如牧人之牧順其性故也

順其性故其德盛制其德故其禮恭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上六感九三而求其應者也故曰鳴謙大抵感人心而求其應者求近則其勢易應遠則其勢難六二之感九五則其勢易感之无不應矣故中心得上六之感九三則三上而不應故志未得也九三之不應其罪可征也然九三得民有邑國之象非以衆勝之則不可征故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彼六五不得用衆直侵其國此伐其人者以得尊位大中能以其鄰且所征者六二之正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於卦為觀者顯此道以示天下而大者輝光之才也上者高明之位也以輝光之才處高明之位則小而在下者斯仰上矣故于卦為觀觀者顯此道以示天下而天下觀之以化也夫化之可以成也觀感而已

以黿之相顧鳩之相視而化則聖人之於為天下固
可使觀而化也將使之觀而化則何俟乎鉗鍵而驅
率之哉順而巽以輔其自然斯可矣順而巽者道也
中正者德也所貴乎極者謂其可以取中也所貴乎
表者謂其可以取正也以中正觀天下是猶建極立
表于民上耳其孰有不屬目哉夫順而巽則不拂萬
物之自然而為偽中正則不倚其身不迂其心而為
偽亦不為邪則誠之所存以誠存則不待有物以彰

熈熈如春臺之時方是時疑若亨也而其究則為塞所謂伸道致屈也復者歸根復命之時疑若塞也而其究則為亨所謂屈道致伸也故曰復亨而豫則不言亨焉剛反動而以順行言循乎自然之機而无所拂也夫惟若是故出无疾言自外來而无疾也入无疾言自内往而无疾也謂利用出入无有括礙之也復非獨陽復而陰亦復其所故曰朋來言陰之朋來也陰反其所非出而干陽故陽得无疾陽反其所不致

也殺身成仁何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麗也以陰言也而重明者以陽言也坎陷以陽言也而重險者以陰言也上而重險陽在其中動而不能出水流而不盈之象也盈而不溢則不能出險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在上而无能為者也有之可以為完无之未有害于行者也其才如此而悔吝不至者以在下非任責之地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六二居下體之中動而隨上者也夫陰陽合德燥濕相蒸无根而芝菌生不班而蠐螬育是也化自生无或使之是以咸之所以貴止而說也今六二動以隨